

# 弯槐树战斗 (下)

■记者 孙明春 通讯员 孙道亭 文/图

## 妙策歼敌

在我军防守的阵地上,多是残垣断壁,为了保存自己杀伤敌人,战士在墙上挖了许多的射击孔,日军毒气战被粉碎后,战场上出现了暂时的宁静,日军士气低落,而我军斗志昂扬,战士们一边说笑,一边通过射击孔监视敌人,八班长王厚田从射击孔向外看,咦!只见一个肥头大耳的日本军官,正举起望远镜向这边看。“嘿!这可是好靶子!”他立即举起枪来瞄了一下,“叭”的一声,日本军官仰面摔倒,望远镜撒掉很远。王厚田风趣地说:“日本鬼子坐着不花钱的子弹头回国了!”王厚田的这一枪提醒了大家,战士们便利用射击孔冷枪射击,杀伤了一些敌人。日军发现了我军的射击孔给他们造成的威胁,便组织了射手封锁我军的射击孔,中队长华新乙发现了这一新的情况后,立即通报各个射击孔的同志,不要让身体对着射击孔,向外观察动静要快,防备敌人的冷枪。班长王厚田杀敌心切,他为自己的射击孔被敌人封锁十分恼火,便伏在射击孔下等待时机,脖子上青筋直暴,他急躁地一起身,就在那一霎,日军的罪恶子弹穿透了这位英雄的胸膛,他圆睁双眼,倒在了血泊里。战友王厚田的牺牲,燃起了战士们胸中的烈火,“痛打日本鬼为王班长报仇!”这愤怒的吼声响彻阵地上空。

为了对付敌人的恶毒伎俩,中队长华新乙和指导员郑昌林便召开了一个战地诸葛



邵剑秋老宅门楼

会。决定诱敌上钩,集中歼灭日军的射手。办法是:一名战士用木棍挑着军帽,在射击孔上下或左右移动,诱使敌人开枪射击。另一名战士做好迅速射击的准备,当敌人射击军帽的那一霎那,我方战士火速射击。这个办法果然灵验,不一会儿的功夫,便歼灭了十几个日军射手,我军用巧计智谋夺取了射击孔的主动权。

就这样,我军与日军打了近十多个小时。下午五点多钟,十几个鬼子偷偷接近了阵地前的一个麦草垛,企图借草垛掩护向我军袭击。愚蠢的敌人从西向东运动,没想到快落山的太阳暴露了他们的秘密,鬼子人尚未露面可是影子就已经暴露了他们的所在,两个敌人刚一露头,早就瞄准好了的子弹立即把他们送上了西天。日军的诡计失灵了。他们一怒之下,放火烧了麦草垛,这伙穷凶极恶的日军没有想到,他们烧麦草却替我八路军战士的阵地添了一堵火墙。就这样,我英勇的运河支队战士用智谋使日军的进攻没能得逞。

## 忠魂耀千秋

日军一次次的进攻都被我军打退了,一次次的阴谋被粉碎了,在我军阵地面前丢下了一百多具尸体,敌人气急败坏又想老百姓身上打主意。

十几个日本鬼子凶神恶煞地闯进农民刘世清的院子,这时刘世清的儿子刘贵友、刘大勤及女儿刘国珍都躲在屋里。日军用刺刀把他们逼到院子里。一个鬼子装着笑脸走到刘世清面前“叽哩呱啦”地叫了一遍,接着翻译过来说:“老头,皇军说你是大大的良民,叫你喊话,让八路投降皇军有赏。”刘世清看看那阴险狡诈的笑脸,就像吃了苍蝇一样恶心,他“呸”了一声,转过脸去。日军一看软的不吃,便露出了狰狞面目,“唰”地一下抽出指挥刀,一步步向刘世清逼近,刘世清怒视着日军,双眼喷射出仇恨的火焰,他大声向儿女们说道:“孩子们,运河支队的同志们是咱们的亲人,鬼子汉奸都是强盗野兽,咱爷们决不能帮他们喊话!就是下油锅咱也不能说一句劝降的话,别忘了,咱们是中国人!”日军把刀架到刘世清的脖子上,翻译又威吓说:“老头,你还是快快地喊吧,你不喊,皇军这就叫你死了死了的!”刘世清投以鄙视的目光,说:“你们杀了我,我们姓刘的千家万户,杀了父亲还有儿子,杀了儿子还有孙子,你们能杀得尽吗?你们这些畜牲,一定不得好下场!”

日本鬼子从老人那副横眉冷对的神态里看出了他刚毅不屈的精神。日军队长恼羞成怒,举起刀来向刘世清老人砍下去,



运河支队纪念馆设计制作的弯槐树战斗实景图

老人用全身的力气大喊一声:“运支的同志们,为我报仇啊!打倒日本帝国主义……”话音未落,便壮烈地倒下了。刘世清的儿女们看着父亲悲壮地死在日军的屠刀下,他们发疯一般地扑向敌人,用牙咬,用手撕,同敌人拼斗起来。日军、汉奸一时被他们的行动惊呆了,有个日军已被刘家兄妹三人按倒在地,这时,几个日军才清醒过来,一阵乱枪,刘贵友兄妹至死还紧紧地和敌人抱在一起。

当邵剑秋支队长得知刘世清及三个子女壮烈牺牲的消息后,大喝一声:“同志们,为我们的乡亲报仇!”战士们齐声呐喊,像猛虎下山,冲向鬼子。

就在这时,就听弯槐树村北、村东、村西北,也分别响起枪炮声、呐喊声!

原来,运河支队军需主任单庭兰带着13名战士,在周营北面的单楼、牛山村为运河支队筹集给养。他听到南面弯槐树方向传来枪炮声,知道我军遇到了鬼子,即刻派人前往了解情况,方知敌人以重兵包围我运河支队。单庭兰心急如焚,分析弯槐树离鬼子据点韩庄较近。他随即召开了所有武装战士会议,阐明自己的观点,分析当前的形势,并即刻派人到大石门村给地下抗日人员李德远送信,让他组织所有的地下武装、青壮年劳力带上能用的土枪、火炮、单打一、刺刀、大刀、手榴弹等武器迅速

赶往约定地点,准备参加打援战斗。

下午四点钟,单庭兰作了战斗部署,将所有人员分成三个小组,从西面小任庄村迅速摸进战斗地点,李德远带队迂回到铁佛村南接近敌人,北面一组由孙景三从季河湾村靠近敌人,留出南面作为敌人的退路,密定下午五点半出发前往。一切由单庭兰指挥,以土炮为号,集中一切火力向敌人射击。

土炮打响后,驳壳枪、机关枪、步枪、手榴弹、土炮、鸟枪一齐射向敌人。当他们从弯槐树村东、村北、村西北三面打响时,正是邵剑秋率领战士们冲向鬼子时。内外夹击,直打的鬼子晕头转向,也不知道来了多少部队,只得急忙撤退,用牛车拉上尸体,连滚带爬地逃走了。

弯槐树战斗从凌晨打到月亮东升,我运河支队的战士们用不足140人的兵力,在群众的帮助和单庭兰的打援下,粉碎了日伪军千余人的围击,击退了日军十多次冲锋,最后敌人以惨败告终。随着夜色的降临,他们拖着十多辆牛车的尸体,载着伤员狼狈地龟缩到韩庄据点去了。我运河支队的战士们则胜利地向大明山开进。这次战斗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,极大地鼓舞了抗日军民的斗志,杀出了军威。弯槐树战斗,在运河南北地区的抗日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。

## 连载

# 清末新政与华德中兴煤矿公司 (四十五)

另外“举定总理”的必要,也是该由农工商部管的事情。邮传部越权揽管这事,而且还是在中兴煤矿公司改归完全商办、报农工商部批准之前,实际上就是威胁张莲芬:或为山东盐运使,或为中兴煤矿公司的总理,你二选一吧。就“一味谦恭、一味圆融”的清廷官场文化来说,张莲芬实际上已不能为邮传部所容,甚至不能为整个清末官场所容。张莲芬在邮传部批复之前递交辞呈,实有自知之明、先见之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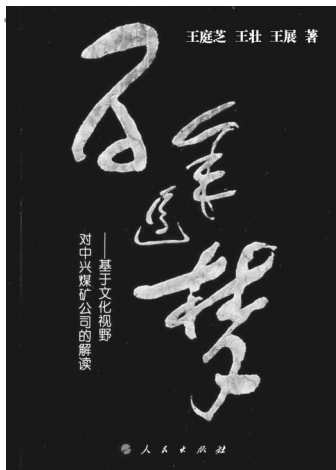
其三,当张莲芬与李德顺正在筹议间,宗人府主事王宝田来到他的寓所,告诉张莲芬直、鲁、苏、皖4省在京官绅约他开会。而督办津浦铁路大臣吕海寰也令直隶候补道丁维鲁告诉张莲芬,台枣铁路的事须与4省官绅商议解决办法。这个细节应该对张莲芬触

动很大。本来,张莲芬是寄最后希望于吕海寰的,曾在台枣铁路不得不停工之后,再次请求袁树勋转呈他给吕海寰的禀文。而吕海寰也在接到他的禀文之后,立即请张莲芬赴津开会。对于台枣铁路的命运,这是至关重要的一步。然而,吕海寰不愿由自己做出对台枣铁路的决定,而让张莲芬与4省官绅商议解决办法。这不仅显示了当时收回路矿主权运动的力量,而且显示了自戊戌维新以后,新生产阶级追求政治民主已取得了相当的成果。张莲芬对两次会见4省在京官绅的描述十分精彩,现转录于下:

本月(1908年旧历八月)初二日初次集议,运司当将自(光绪)二十五年接办峰矿及历年筹购运路禀请奏咨各情形

详细婉告,众质疑款内有德股,别无他言。初五日二次约在琉璃厂工艺局会议,运司检带接办峰矿请筑运路各案卷,并已入各股票存根,请众详加公阅,咸知筹办运路均系屡经奏咨奉准有案,所收股本亦无德人一股,群疑为之少释。惟内有议云:凡津浦铁路左近支路应归津浦筑造,不应由中兴公司自筑,或请由津浦拨款归偿所有费用项等语。运司答言:各国铁路公例,凡办大矿及制造厂各营业,例准自筑运路至相宜水口暨附近干路,中兴公司自筑运路未奉饬驳,禀请咨明订购材料系在津浦定约以前,既不得津浦正线,又系华股,值此津浦路款尚不充足之际,若竟轻挪干线正款而筑支路,似非万全之道,宜加慎重。众颇动听。

有议论公司停筑由峰城至台儿庄一段,改筑由矿场至韩庄者。运司答言:由韩庄至台儿庄运河既有八闸三湾之阻,复有大泛口之浅,伏秋流急,船行危险,春冬浅滞,多延时日,往来船只无不视为畏途。即以台儿庄至镇江沿河八百里商民购运煤斤而论,每吨必须多费运价银五六钱之谱,扬镇一带以峰煤运艰费重,势必仍买洋煤。况公司现费地价、道工、石料以及台(儿)庄煤场、码头、石岸各项银十余万金,无论何人所出,亦所不贲,更无舍易就难之理。众亦谓然。又有议云:虽无实在德股,公司名号有华德二字,终有后虑。运司答言:从前德人在东情形与今不同,故议由德理代招德股,藉此联络,以杜争夺。



这时已是光绪三十四年(1908年)九月初八。张莲芬终于等来了邮传部的批复。批复的最后说一句说:“自应遵照奏案,准其筑造。除咨农工商部备案,山东巡抚饬属保护外,合行批示,仰该运司即便遵照办理,并举定总理呈部札派。”张莲芬本来就是中兴煤矿公司的总办,邮传部提出“举定总理”,有另外选举的意思。按说,中兴煤矿公司即使改为完全由华商自办,即使有